辟寒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辟寒部

陳繼儒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辟寒序

古人三冬文史足用。子弟父老當伏臘治羔酒相會。今三吳之儒。攢眉歲事。無暇問楡沐。甚則往往束文書不觀。余實蹈此弊。而意嘗媿之。每於歲寒設紙屏布幕。客有着雪笠過從者。出膽餅梅花供養。温火一罐。沸酒煨芋。甚樂也。客退爲龍袖讀書。而書中有可以召煖律回霜嚴者。不論次第。書之如左。名曰辟寒部。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辟寒部卷之一

明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一裘一曰暖質二曰暄肥常以御寒至厲王猶未寶此及厲王無道而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千青鳳毛贖罪免後一毛千金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熊大褥二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漢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馳馬於上林之昆明池上環以冰而御馳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無變色臥於池上嘿然自若

漢崔寔四時令正月硯寒開令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讀論語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爲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

蜀先主置甘后於白銷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長三尺夕則擁后而翫玉人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大雪中衣布被入貴城山暮投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活但言用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廬道士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

人未明不辭而去。

石虎當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千觔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温名曰燋龍温池引鳳文錦步障蔡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蝶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温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悦至石虎破滅燋龍猶在鄴城池

蓬萊山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温柔如罽毳焉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岱輿山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人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盡彌温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謝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

譚景升冬則著布衫或臥於風雪堆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

寄之衣及錢帛。譚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及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

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雖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唐貞觀初。天下久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尹。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冷。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唐內庫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炊。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煖寒之會。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唐內庫中有七寶硯鑪。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爲暖手。常日如是。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以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書詔。

陶穀妾本党進家姬。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麤人。安識此景。但能於綃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

李元之往遊和神之國。人皆一百二十歲。二男二女。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絲可爲衣。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

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於海中闌得一物乃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輒颯然豎起擁匝人腰溫柔不可名

或問鄭棨曰近日有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寇萊公鎭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贈之束綵侍兒倩桃自內窺之爲詩呈公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武宗會昌九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

曹元寵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東坡云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

淳祐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庵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袤茗既而信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指二十霜矣嘗

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遊。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

學士舊規。十月初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

昆明國出啾金鳥。形如雀。色黃。常翺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國人獻此鳥。飴以眞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爲器爲釵。謂之辟寒金。以此鳥不畏寒也。宮人謠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戴辟寒鈿。那得君王憐。

北方層冰之下。有鼷鼠食冰草木肉。重萬斤。可作脯食。毛可爲褥。臥之卻寒。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釂三盃而去。

鎖鎖帽出回紇。用鎖鎖木根製之爲帽。火燒不滅。亦不作灰。可配火鼠布。能辟寒。

王瓊妙於倪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溼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啜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淡堅頑少味。其發障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

甚美。乃爲書此帖。

王武子好馬。冬至則嘶風簳。除日則槀王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老伶官黃世明。常言逮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

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於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巖笑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王元若病風月。終於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嚬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好事者畫爲圖簇。

清泉香餅。人以一篋遺歐公。清泉。地名也。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寒。

朱冲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裌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寶溪雲僧舍有暖香。盛冬爇之。滿室如春。

唐玄宗西嶽太華山碑略云。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於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始聞。久勤報德之願。永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概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

元李孝光靈巖二奇記云。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巖半。有石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

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畎澮以小石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憩息石室中故石上有平偃迹

元李孝光大龍湫記云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矼上漸聞有聲乃緣石矼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鳧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得瓶乃解衣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擊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

元吳海重遊鼓山記云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自初秋卽約數人同登既而秋雨連月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違然予意獨勤念過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月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坦彭琅吳杲從余自蓬隘入荔林依山右行曦旭宇霽道傍野花炫耀黃碧色霜林葉如染采山果可啜澗中泉韻琮琤鳥聲喤呀飛來近人若相娛二里許至岐路乃絕壑橫渡小石杠遇數人家復有岐路當右有少年坐石上紿曰左乃左行由屋後躋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舄寺中升數岡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右徑趨山後並崖而進雖覺異然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返蓋寺中引泉處也

退而披篁刊木。剪伐櫟翳。企樹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蹈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略有微蹊可辨。衆共進。五六百步。果至峰頂。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不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暝黑穿林中。歷畬田。指而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麥隴中。取道抵灰隘。舟從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

高宗踐祚之初。躬持儉德。一日語宰執曰。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甚寒。燒柴借半破甕盂溫湯澆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

宋范成大元日登釣臺記云。二十九日登舟。大雪不可行。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宿桐廬。癸巳歲正月一日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二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皓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景。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及今奉役。蓋三過釣臺。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

宋范成大游鄰林盤園記云。鄰林及盤園。鄰林故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林堂皆爲越陰所迫。森然以寒。宅旁入圃中。步步可觀。梅臺最有思。叢植大梅。中有小臺。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技矣。

康伯可冬景詞云。霜幕風簾閑齋小戶。素蟾初上雕龍。玉盃醽醁。還與可人同。古鼎沉烟篆細。玉箏破。橙

橘香濃。梳妝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峰。　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鷄鳴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

黃山谷云。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東坡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酡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司馬温公布被銘。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劉叔安名鎮。號隨如。元夕慶春澤一首。入草堂選。又有阮郎歸云。寒陰漠漠夜來霜。階庭風葉黃。歸鴻數點帶斜陽。誰家砧杵忙。　燈弄幌。月侵廊。熏籠添寶香。小屏低枕怯更長。和雲入醉鄉。亦清麗可誦。

潘子眞詩話。余以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之句。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豈山谷偶忘之耶。

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

張仲宗夜遊宮辭云半吐寒梅未折雙魚洗冰澌初結戶外明簾風任揭擁紅爐洒隱間穆雪此日去年時節這心事有人懽說斗帳重熏鴛被疊酒微醺管燈花今夜別雙魚洗盥手之器見博古圖穆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見毛詩疏

山谷戲詠暖足餅即湯婆也小姬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頹首有餘燠

宋王十朋臥龍行記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旁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荼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崗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值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

白樂天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温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氂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魏書曰解卑有貂納鼲音魂子皮毛柔耎故天下以爲名裘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麪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元載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洒薄如無所凝雖屬嚴冬而風不能入

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懽

同昌公主堂中設卻寒簾。乃卻寒鳥骨所爲也。設之辟寒。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牕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加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士。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辟寒部卷之二

有膏粱子弟上莊墅監穫稻。天寒野迴須附火。莊賓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舍乃屈竹所成。類比丘圖。茨低密。烟不出。兩目淚洒如啼。勃然走出叫曰。入墮淚菴。擁入難爐。勝如喫十五大棒。

李元忠素性嗜酒。一日游春遇雪。擔頭酒盡。令人冒雪遍村沽酒俱無。元忠嘆曰。寧可使我十日無食。不可使我一日無酒。須臾沽至。盡興醉飲而還。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苦唫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敏且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蕭大圜云。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梢劣者。必退之。小熾一爐。可以終日。

廬山白鹿洞遊士輻湊每冬寒醵金市烏薪爲禦冬備號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爲氈爐會蓋禦密牕家張置毯褥以是日始也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綿擁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盆置麩炭火少許進御止煖手而已禁闥因呼麩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法出自韋郇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米煎粥搜和得所預辦圓鐵範滿內炭末運鐵面鎚實繁五七十下出範陰乾範巨細若盞口厚如兩餅餤盛寒爐中熾十數枚烘然徹夜晉人獸炭卽此類也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卽投一魚其中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幃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罏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牕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其明暖

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蛙鳴似夏鳥鳴似春濃雲疎星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天氣

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並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卻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卽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畫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欅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棋待詔。並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訖。至淸燕殿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蓼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卻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待進酒官裏上壽。近臣獻詞云。紫皇高宴仙臺。雙成戲擊瓊苞碎。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煖融鴈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官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來不似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法酒。太后命本官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盃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裹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陞郡夫人就賜誥謝恩。照例支散目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一千兩。苅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疋。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牌後宣逍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裘赭衣之類。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究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袁豐宅後有六株梅。開時正雪。爲鄰居烟氣所燦。豐卽塗泥塞竈。張幕蔽風。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耳。卽出妓秋蟾比之。乃云。可與比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青田溪生蘊藻。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煖也。以椒塗壁。被之文綉。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蹟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擸歈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熊翻每歲寒會客。至酒半。堦前旋殺羊。令衆客隨所好者綵線繫之。記號畢。烝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

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

蘇晉作曲室寒飲名酒窟又地上每一塼鋪一瓶酒計甎約五萬枚寒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甀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遁去唯銀榼存焉

政黃生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

南嶽石頭志庵主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撥毫文彩露

白傅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侄同登眺望嵩洛既而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清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

不出雞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某曾往訪之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於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孫遂及此不覺洒然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屋子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屋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

天寶六載更温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爲池環山列宮室上於華清新廣一池制度宏麗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鐫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其上而蓮花繞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卻之蓮花石至今在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

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衣笑

宋王十朋游天衣寺序云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遊於越者黎明戒裝集於賀監之故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巖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靄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鐘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

天衣寺也。十峯堆秀。雙澗涵碧。朝陽法華二峯。尤蒼然嶄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華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烏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游。羣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既。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鄉。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贈之氈。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都下俗語謂之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朱希眞名敦儒。博物洽聞。東都名士也。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鶴鵠天冬景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口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年間。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

開封孫惟信。嘗大雪登廬山至絕頂。盡得景物之詳。嘗撰廬阜紀游一卷。惟信能詩詞。有官棄去不仕。自號花翁。游江淮間。人多愛之。

予以嘉定十一年仲冬甲戌于歸宗訪墨池鏡溪。乙亥自俞峯天宮萬華重雲上紫霄峯歇杏林覺性。丙

子至靈谿三將軍洞由隆教過翻經臺栗里醉石歸去來館濯足靈湯暮抵康王觀丁丑泝澗酌谷簾泉還山與朱洙陳伯賢段日嚴向公莫同來子瀟侍釋元澄鐫石。

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暖坐餘悉禁遂爲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元豐儀制令侍從職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狨坐紹興令諸狨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氈之用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囓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身患。

酒泉南有銅駝山言虜犯者有大雪沮渠蒙遜　工取之得綿數萬觔。

婁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冬則臥雪浴冰太宗召見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寺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

宋趙汝騤羅浮山行記云方余通宵來絕頂噫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濛鬆一色悽神寒骨已而閉戶息視及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由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暉新也林霏一開負寒凌澌變而明嵐煖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登小石樓望文

溪東閣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椎子相期於縹緲過中閣飲茗復歸冲虛翼日訪諸菴得桃源王寧臨安人也圍爐趺坐不茹不葷不跡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住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又規陽室以違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概大都盡矣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褐底啗之謂同列曰美不可言

炭頭范至能作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頭燔木不灰化爲精堅是衷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虛冰寒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壁寸珠罔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

既燠既安與之窮年

燔薪賦張文潛作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閑爐炭已灰先生瑟縮凄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皆來童子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熯埃塵所蒙固瀋液之乾竭枵外槁而中空唯利從燔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柈勁節久而後燃後羣枯而效技又熒熒而不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出足或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蓋取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修直獸形攫搏漢壁之椒效暖魏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温於狐貉之前

黃哲番禺人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棲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度廋嶺過吳楚游燕齊間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顯輩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嚎

何斯舉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許彥周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暮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

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輒能書而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逢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遂愈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冰凝成花所謂花者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纔形似之也趺蕚檀蕊皆成眞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沃水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燕客觀冰花人亦攜酒就之觀焉

臨潼溫泉宮池水冬夏常溫可浴有楊妃月水二點浸入石中宛然若新

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荻花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溫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才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

辟寒部卷之三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未幾一夕大雪。逃居舊隱。嘗煮茶延僧。起托窗扉立化。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岩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

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歲八月人目爲小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既而橘已黃。千林已盡。乃始傲然冰雪中。著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前輩詩有曰。梅柳纔先桃李晚。東風元是一般春。此詩不獨咏桃李。物理皆然。

南牕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忍一日棄。月驛涼宵。雪店寒曉。手不釋絃。絃亦不釋手。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忤色也。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子以獻一曲。曲曰。抱琴來兮鴈山低。抱琴歸兮鴈山崔嵬。卜居兮西湖之崖。身伯牙兮心子期。予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山之梅添香矣。他日予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繞屋。而中有琴聲者。必君之居也。訪君。君罷琴而接之乎。

予多病畏寒。未冬爲縮殼蝸矣。陋室第三桁下。分立四榻。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當牕晴日暖。肌骨暢柔。爐温火深。神氣和浹。未信天地間別有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何昨也冬。而今也春。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敢犯。又疑葉葉春風。自書卷中流出。不然。是造物者憐我寒痼。異令於一室也。

然不敢私一室之春。願融而爲天下之春。貧褐富裘。同一温纊。家居客寓。同一熙臺。此予之心也。二先生之心也。

狻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狻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值錢百千。背用紫綺綠以簇四金鵰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制。預買狻座。得躁進之日。坐此斥罷。或云狻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北虜時。已作兩制乘狻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狻張繖。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奉宸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狻座。

予小莊在秦溪極北。屋卑地狹。水南別築數椽。爲讀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仆梅壓。移扁故廬。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逋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饑人晝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爲梅。今也以心爲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斷斷以爭其無。喋喋以衒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唯。

楞伽貧女。插花謳歌。夜宿古墓。有吳從者問其姓。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問其何不畏寒。卻指松木答曰。草木與人。天地之所養。木尚能過。可不會此。

呂居仁以建昌紙被贈劉子翬。答以詩云。寒聲移晚林。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眠。屬卷意自適。素風含混

沌。春煦回呼吸。餘温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魄流輝。乍捲湖無迹。未能澡予心。愧此一衾白。嘗聞盱江藤。蒼崖走虬屈。斬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澼絖。蛻骨齊麗密。乃知瑩然姿。質自漸陶出。治身嘗貴精。治心豈宜逸。平生感交遊。耳剽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內省殊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覺常惕惕。清如夷齊鄰。粹若淵騫覿。獨警發鏗鏘。邪思戢毫忽。勿謂絕知聞。虛閨百靈集。鼎鼐或存戒。韋弦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塞。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幷酒賜學士。詩云。輕輕相亞擬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閒話道情無。

元次幾游磁龜記。由梨木灘沿小溪入高陂溪。水清激。韻中琴筑。絕可聽。人居半山曲。不井汲。接竹竇泉入廚間。至數十丈。每茅茨瞰高俛入幽綠。雞豚魚鳥。隱見雲氣。使人卽之。有異世桃源之想。數里入孤州上。綠藤磴。下皆冰雪。水流兩厓徑其間。予勞行內熱氣鬱。褰衣濯厓下。纖魚出游。若與人狎而玩者。縈絲吐沫。動蕩晴碧。良久畢入綠藤磴者。有大石塞道。下墜深壑。鑱鑿罕試。以大藤綠延而過。其側過磴前後。凡六涉溪水。亂石棊峙。急流淙淙然濺溼上面。至不得側足立。力少懈苔滑。幾蹉人足。涉茅五水。深廣加前之半。冰滑徹髓。行者愁戚。建陰山之麓。而坐蹲焉。陰山無陽光。厓木槁積。土石硝發。攀琅玕。履瓊瑤。被珠璣。披戈劍。踰一時乃出山半。縈長腰而望。見有田在前峯之頂。予得大恐。俄焉一渡水。一捫嶺。至田上益峻。如蛇升木而昂其首者再。乃盡嶺。又如蛇升木而昂首者。乃見民居焉。時寒沍雪溼。路善崩。當絕險

扶服。一失尺寸。卽僵仆崖谷。挂枯枝裂巨石以死。游魂不歸。而爲世大僇矣。噫。予非有山水之好。名利之役。而爲此來也。以友人鄒元方氏之文。素所願讀而不可得。故貿然從之以游於旰。孰知是游之樂。乃動平生之恐。有不爲樂乎。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虀。王愷密問其帳下云。豆至難熟。豫作熟味。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韭萍虀是擣韭根薪以麥苗耳。

嬾殘師詩云。深夜一爐火。渾家圍奕坐。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

有人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一兎。無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用薄枇酒醬。椒料次之。以風爐安坐。上用水少半銚。候酒湯響。一盃後分各以筯。令自夾入湯擺熟啜之。乃隨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獨易行。且有圍奕暖熱之樂。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楊誠齋詩云。甕登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略無烟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澗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温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較之融雪煎茶。味不殊也。

李昌夔在荆州雪中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陳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于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跣。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

蘇子由南牕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牕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堦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

唐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帝以妃蜀錦袍覆而去。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火熾猛獸皆赫赫然開口內火。洛下豪貴競效之。

唐僖宗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並詩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主將聞奏。以宮人賜得鎖者。後帝幸蜀。其人前後捍禦。

袁安負暄晴檐。頗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蘿汁爲美。臣常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夜吻燥。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盂蘿。連咀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周之翰寒夜擁爐。爇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卻把芳心作死灰。共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

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冰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牕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眞。卻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甌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咦。燭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巢元修菜。何氏叢橘。種秫。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好着寬裒鶴氅。醉舞雪中。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肯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

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倣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

荆州記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磐石每嚴冬其上不停霜雪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疎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趁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儀鎮有二匄者喧爭於道老媼曰我終年匄乞聚金數百此子帶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逋數與之匄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以解其鬬也吾家在隆和曲筠柵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後入隆和果有簾柵入門見數匄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者立於堂乃向匄者既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恍惚甚疑其人勤勸遜辭終不飲但濡脣而已時方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匄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卽多慢世人無信卽無誠吾家路逕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塊因大悔恨一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有知者無競琢其金爲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豈酒濡脣之力乎

潘辰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辰許之時大雪老父髻中取小葫蘆飲之不竭能掬水銀手中挼卽成銀嘗見池中落葉漉置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見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韋陟有寒疾房尚書使子弟問之臥內悉籍茵毯襪而登堦侍婢皆笑

南史云陳武帝嘗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尺有四朱衣捧日而至納諸口既覺腹內猶熱心甚喜焉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中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

邕之南溪洞首長以鵝毛爲被取頭頸細軟毛如稻畦衲之暖甚於綿

中峯禪師遇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光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簑之歸未晚且道與蒲團禪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日雪下叢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說喫堂供此三種僧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你還知結雨爲雪凝水爲冰底道理麼然結雨爲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凝水爲冰遽以流注之質頓成堅凝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爲冰也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爲流注灌溉之用

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下苦工而後然哉你殊不知或不曾奮神力下苦工於曩昔任你相逢彈破指頭也無你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個所參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眞智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是水萬尋雪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你空中積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邊之海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執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牕猶看玉琅玕

李輔國有鳳首木高一尺而刻如鸞鳳雖嚴冬之時高堂大廈中和煦如春

李白着紫綺裘烏紗帽與客數人棹歌過淮同玩霜月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吳郡王家父及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綿熏籠籍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龜以絲蠟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

久寒甚公命出酒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蕩

元李孝光鴈山觀石梁記云予家距鴈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僮持衾裯杖屨冬日妍燠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樸被者客輾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飯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予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岩下宿也

宋張栻游南嶽唱酬序云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爲歉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爲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粤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三人聯騎渡與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檎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閒

老僧云用瓦甑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爲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牕隔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凜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裹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靄未盡澄徹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眞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牕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己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復騰湧如饋餾過南嶺爲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瀠渤瀰漫吞吐林谷眞有盪胸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敍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託

異日或有考焉。乃裒而錄之。

辟寒部卷之四

東坡云。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谿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而不雪。每一賞玩。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既而襲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爲四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謔。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雪也。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聲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牕撩亂撲春蟲。色閑來披氅學王恭。姑射羣仙邂逅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遠庭無處覓行蹤。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龜手握輕明。漸碾槍旗入鼎烹。擬欲爲口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

唐杜光庭温湯洞記云。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泝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此山麟德年震雷摧裂山脚。洞山自開。當門有天然石鐘。如數千斤重。空懸去地二尺許。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輩。鐘傍有小徑。高六尺以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中無文字。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一穴。側身入可一二尺許。自是廣闊。中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頹雲巍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竦蓮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

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傍有甘泉。水色溫白。游洞者汲之烹茗。前自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多游人題記。年月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丈。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扳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

率子連道士衡山人。形容魁奇。發言孟浪。未始拘忌。而有膂力絕人。鄉中道間人苦重。卽代之。輕捷若飛鳥。善修禳。皆應驗。開寶中暮冬大雪。子連下山旬日。不知所之。有人自西靈觀出。見子連臥松徑。雪盛下沒手足。問之。言數日前從山下乘醉臥於此下。人皆異之。獨住魏夫人觀三十年。寂無點翳。

扇子峽重山相掩。正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磯。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皰處尤逼眞。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淵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岩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

東坡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

牛龍巖在城南十里。中寬可容千百牛。近巖居民冬月驅牛入巖。以避寒氣。

宋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

溫泉之在域中最顯名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佳。水沸如蒸。難以驟入。硫黃之穢。逆於人鼻。稍不潔治。

則窮谷之汚生以青苔如龜蠏。衣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鳳翔之駱谷。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迹巖。曰閩中之劍浦。曰新安之黃山。曰關中之鄠縣。曰薊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雜見於地里之志。詩人之詠。滇雲之地。温泉尤夥。其在寧州白崖龍關浪穹宜良永昌騰衝。若夷徼邊隅。不可勝紀。要獨以安寧之碧玉泉爲勝。滇水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畢呈。一也。四山壁起。中爲石凹。不煩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撋拭。三也。苔汚絕迹。不用溷潀。四也。温涼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茗顏。六也。盎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雖仙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焉。謂之海內第一湯可也。

碧石出少室山。性大熱。置水中則不冰。博物志曰。鸛伏卵取此石繞之。以助煖氣。

盛弘之荆州記曰。新都縣有温泉。冬月未至數里。遥見白氣如烟。上下交映。狀如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入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一有聲。則沸從下出。而不可止也。

安祿山思順翰並來朝。玄宗使驃騎大將軍內高力士及中貴人供奉官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使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故也。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臥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鬌角戴花小兒羣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卽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

張九歌慶曆中居汴京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索黃羅壘剪爲蜂蝶狀隨剪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爲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薨

宋賀蘭號棲眞不知何許人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眞宗召至闕應稱旨眞宗奇之賜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辭還舊居祥符三年卒時天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青山其中有石窨東通洞庭冬夏常暖山色如黛故名吳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僞吳從嘉嗣僞位嘗於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外又於花間立畫小木亭子纔可容三座煜與愛姬花氏對酌於其中

清虛子服道旣深歸山旣久臘月廿日飛雪淅瀝豹麋沖臥鴈兎遁跡園溪成珪削峯變壁迺索茶於眞

玄子曰聞公上方有植一瑞來歷遐遠不知紀許旦暮青青殆露吞雲根不螳穴稍不蛛繩乃眞清刹仙彙化生時當初春和風降玉氣凝羣芳獻臭百豔交明或擬宮中之錦繡或結上苑之綺屏獨此植之不以花麗不以蕊呈而以葉貴始以芽萌金蕾珠蘤玉濤素塵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脊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温煖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踢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

儋州城南清水池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申徒有涯方外士也嘗攜一白甆瓶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飲畢大吐傍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其詩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嗤嗤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踪吟訖跳身入瓶傍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舟者見有涯箕踞於虎丘劍池之側知其異人欲逼問之倏爾不見

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禁中稱樓曰木樓）後苑進大小雪獅兒並以金鈴綵縷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並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餛飩羊羔兒酒以賜並於內藏庫支撥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自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閭

里之貧者。

倪雲林云。十一月十七日。過與之洛澗山居留宿。忽大雪作。及明起視。戶外巖岫如玉琢削。竹樹壓倒。遙無行踪。飄管竟日。至暮未已。雪深尺餘。因賦詩留別。

倪雲林云。至正四年十一月。袁員外來林下。爲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迹。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之勁風。春壑之流水。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未如四五十許人。爲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嘗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後數數見夢寐間。若冥感玄遇者。員外韜耀蘊眞。仕祿以自給。不爲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歟。

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勅。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

建康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北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觀遊逍遙而已。人頗知之。巡之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門西南內。至張某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遂白官司。

發屋視之則已熟寢於室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宋孫惟信字季蕃開封人能詩詞善談謔嘗有官棄去遊江湖間自稱花翁嘗大雪中登廬山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因撰廬阜紀遊

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居峨嵋山嘗暮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道人臥小菴中因留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兩足入蒸蒸浹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它日可訪我於靈泉觀坦後求之朱桃椎也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淡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

仲廷預爲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廷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見王王意其別有所求也勉強見之廷預乃出金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何仔云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百家詩反覆觀之

李主中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命大弟以下登樓展晏咸命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

徐鉉爲前後序。仞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眞容高沖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董風子者。不知其鄉里。事母至孝。以乾道元年暮冬過岳陽。夜宿黃花市。遇同店一叟。破巾單袍。而貌若嬰童。絕無飢寒之態。吟哦詩句。油然自適。董識其異。就卽坐於傍。問所從來。殊不酬答。良久再扣之。始微笑云。我待子多日矣。遂挽手同出寺西旗亭中。買酒三升。諭酒家僕不用煖熱。董起白言某平日骨寒。雖當暑盛。亦去綿衣不得。況今臘月。若飲冷酒。定足喪命。惟先生亮之。叟云毋慮。董不獲已。強進半杯。便覺四肢和暢。及再飲盡。脫其衣。移時出到大樹下。授以至道之要。董整襟再拜曰。敢問先生姓氏。曰吾本東晉抱黃翁也。知君孝通於天。故來相見。語罷。陰雲四合。迨於開豁。失叟所在矣。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嘗以蒲席爲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肆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於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他日。皆呼爲利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寐。時方大雪。牛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而浴。

既出汗流如雨眞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卜休咎多驗也

郭原平字長恭稟至行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火鼠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

晉東嬴公騰字元邁鎭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數十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

耿先生大中召之官嘗大雪戲之曰能以雪爲銀曰可乃取雪投熾炭中食頃取出爛然爲銀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

丘主簿小雪乍晴開明牕深爐之會時簪際串脯正乾溼得宜取以侑觴衆賓用小刀削食獨丘侑之左右咬嚼捷如虎兕一坐譁云丘主簿口中有玉版刀也

唐制立冬進千重襪其法用羅帛十餘層錦夾絡之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咏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

醇和麥爲麪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

唐陽城常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楊誠齋夫人雜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卽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偏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使耳我自樂此不知寒也

憲聖時收楊花爲冬日鞋襪氈褥之用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以雜之

習鑿齒從桓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之老雄狐足上得絳繒香囊

崔寔爲五原太守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買儲峙爲作紡績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於寒苦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鴿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鴿冬中每夕卽取一鴿以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鵰不敢侵焉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穽茂林縛鴿於穽中而斂其戶獵者壘樹葉爲衣棲於樹以索繫机埃狐入取鴿輒引索閉穽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笻傴僂而來且行且詈曰何讐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穽所徘徊久之月墮而暝乃亦入取鴿亟引索閉穽則一白毳老狐也製爲裘比常倍溫

籍川子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裘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

君太多然則言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是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王山農以小詞約蘇養直赴溪堂夜雪蘇報云今某已裝酒上船來日若晴須有月若溪堂聞人橫笛聲即我至矣所謂月滿前村莫揜溪門尙恐有扁舟乘興人也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爲令狐雪中渡郎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輒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着墨襜布縕繫絛小童攜書簏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洒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皁縕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倬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云

東坡與士言書云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飮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遊未易議優劣也

體玄眞人錄云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弈棊否師曰依高命時方暮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氈襪見師單衣露肘弊鞋出指故謔之引於前廳命師當門迎風而坐祐卽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勉至於再局祐爲之呵手振足將不可忍觀於師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待

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爲無心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諠俗諠。違盟負約。言訖乃去。

跋

甲午冬凜冽慘慄。陳子仲醇時見過。相對擁鹿裘偃曝南榮下。童子輒進松醪。仲醇輒於覆杯時拈辟寒一二事。歸而錄之祕笈中。已成帙矣。時有三餘。冬居其一。此古人從容式燕之日。今人奈何以塵鞅牢騷失之。不佞自得此帙。每每蓬篷冰霤。楞紙風鳴。坐蒲團嗅放瓣黃梅。聽竹爐上茶鐺殘雪沸沸如懸崖濺瀑聲。開卷披數行。何異四明狂客上潛嶽峰頂。四顧狂呼。令人心膽澄徹。極恨紅爐羔酒。淺斟低唱數言。大不解人意。戊戌上元。宋啓明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辟寒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繼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一三二二上 張